

中国全史

中国艳史

宋代宫闱史

主编：张立波
(民国)许慕羲 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全史/张立波主编. - 济南:
山东友谊出版社, 1999.3
ISBN 7-80551-044-X
. 中... . 张... . 章回小说-作
品集-中国-古代 . K209

中国全史·中国艳史·宋代宫闱史

作 者：(民国)许慕羲

排版设计：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山东友谊出版社

社 址：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

邮政编码：250002

印 刷：莒县新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80×1230mm 1/32

总印张：400 字数：3 000 千字

版 次：1999 年 3 月第 1 版

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-1 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80551-044-X / K·25

定 价：3980.00 元

目 录

- 第三十回 星流天雨兆灭亡 白雪阳春歌宛转.....1
- 第三十一回 舞伎歌童开夜宴 杏朱梨粉靓晓窗 15
- 第三十二回 陶学士馆中遇美 李国主池畔垂纶 30
- 第三十三回 金莲花上观妙舞 红罗亭中逼承恩 44
- 第三十四回 小周后秘制帐中香 李后主始创北苑妆 59
- 第三十五回 十万水军歼采石 一曲离歌别江南 73
- 第三十六回 疑怪物英雄初诞 宴父老豪杰还乡 87
- 第三十七回 烛影斧声留疑案 见机纳土献版图 101
- 第三十八回 庆生辰钱俶亡身 赐药酒李煜绝命 114
- 第三十九回 遭疑忌皇子自刎 修宿怨妹丈殉边 129
- 第四十回 沙河口曹彬败贯 陈家谷杨业捐躯..... 144
- 第四十一回 讨蜀乱宦官掌兵 战夏寇小将却敌 159
- 第四十二回 寇准片言立储君 吕端独力立帝位 174
- 第四十三回 康保裔血流战阵 杨延昭冰冻坚城 188

第三十回 星流天雨兆灭亡 白雪阳春歌宛转

话说南汉主刘鋹，荒于酒色，不问政事。宋将潘美、尹从珂率领大军，已入南汉境内。刘鋹直待宋军已抵芳林，距贺州只有三十里路了，方才得着信息，慌张起来。此时南汉的宿臣旧将，多以谗死，宗族近支，诛戮殆尽，掌兵的人都是些宦官；再加从刘晟手里就耽于游宴，城壁壕隍，多设为宫观池沼，楼舰皆毁，兵械腐败，所以得了宋军来侵的消息，内外震骇，不知所措。刘鋹只得命龚澄枢往贺州，李托往韶州；郭崇岳往桂州，抵御宋军。

那龚澄枢奉了刘鋹的命令，推辞不得，便领了人马前往贺州，方才行至中途，闻得宋将潘美、尹从珂，已经围困下贺州，旦夕将下。澄枢只接到个报告，就吓得面如土色，逃命也来不及了，如何还敢到贺州去抵挡宋兵？便抱头鼠窜的奔了回来。

刘鋹见龚澄枢逃回，急得没有办法想，大将伍彦柔，自请率兵，抵御宋军。刘鋹乃遣伍彦柔统带水师，救援贺州。伍彦柔兵至贺州城外，天色已晚，便在舟中宿了一夜，次日迟明，伍彦柔挟弹登岸，踞坐胡床，指挥三军。不料宋将潘美，已预先伏兵岸侧，一声炮响，突然杀出。伍彦柔猝不及防，慌忙迎战。

汉兵已被宋军冲成数段，潘美、尹从珂指挥兵将，大呼厮杀，鼓声如雷，众兵一齐奋勇冲突，把南汉的人马，如同砍瓜切菜，杀死无数。伍彦柔见大势不妙，方要逃走，已被宋军追上，一刀杀死，割了首级，悬于竿上，晓示城中。贺州的守卒，惊惶失措，遂被宋军攻破了城池，潘美督率战舰，便要乘胜而下进取广州。

那日李托虽然奉命前赴韶州，他如何有这胆量去和宋军对垒？一味迁延拖宕，仍在朝中，并未赴韶。刘鋹听说宋军将要顺流而下攻取广州，早已束手无策，只得与李托商议退兵之计。

李托也是没有主意，只望着刘鋹一声不响。便有人保荐旧将潘崇彻，统兵迎敌。刘鋹心下尚不愿起用崇彻，无如警报迭至，急切之间，无人可用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宣召潘崇彻，领兵三万，出屯贺江。崇彻本来因谗被斥，居恒快快不乐！此时势已危机，方命统兵退敌，便挟着前嫌，不肯出力，存了坐观成败之心，带了三万人马，逗留不进，一任宋军攻韶州，破连州，下桂州，势如破竹，进抵韶州。

韶州地方，乃广南锁匙，此城失去，广州便难保守。尽拣国中精锐，及有所驯象，悉数出发，遣都统李承渥为元帅，赴韶州防御。承渥兵抵韶州，屯在城

北莲花峰下，列象为阵，与宋师对垒。那训象阵，乃是刘錡平日教练成功的，每象载精卒十余，均执兵仗，冲杀起来，势如潮涌，猛不可挡。宋军见了象阵，也不免心下惊惧，不敢迎战。潘美忙传令众兵休要退怯，自有破阵之策。遂命军将悉备强弓硬弩，待众象冲来，即便攒射，自可破他象阵。将士得令，立刻备齐了强弓硬弩，等到交锋之时，李承渥吩咐放出象来，冲杀过去，宋军阵中一声呐喊，箭如雨发，那象被劲弩射着，纷纷向后面返奔，象背上的锐卒，一齐坠地，宋军乘势掩杀，众象奔腾驰突，反把汉兵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，李承渥不能抵敌，只得翻身奔逃，总算走得快，保全了性命。宋军遂即攻入韶州。

刘錡闻知象阵为宋军所破，李承渥大败逃回，韶州已失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满朝中都是些宦官和没用的人，谁能上前打仗？刘錡见众人面面相觑，一筹莫展，只得涕泣回宫，对着那些宫人、妃嫔，泪如雨下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宫人、妃嫔见刘錡这般模样，也都个个惊惶失措。当有宫媪梁鸾真，上前说道：“陛下不必着急，妾的养子郭崇岳，颇知兵法，熟谙战术，陛下若命为将，不难退敌。”刘錡正因无人领兵出战，心下十分慌张，听得梁鸾真保荐郭崇岳，也不问他是怎样的人，能够

胜任不能够胜任，遂传郭崇岳入见，封为招讨，使命与大将植廷晓统兵六万，屯于马径，列栅以拒宋军。

这郭崇岳，绝不知兵，专事迷信，日夜祈祷鬼神，想请些天兵天将来退宋军。谁知鬼神无灵，一任郭崇岳叩头祈祷，只是没有应验。潘美等又破了英州、雄州，潘崇彻率兵降宋。潘美的大军，已抵泷头，郭崇岳见宋军乘胜而进，兵势甚盛，吓得胆裂魂飞，连忙退入广州，对刘鋹说：“宋军已到泷头，十分厉害，看来马径也难保全，只有敛兵入城，固守广州，再图良策了。”刘鋹闻言大惧。思索了半日，方才说道：“宋军如此厉害，无人敢去抵挡，不如求和吧。”遂遣人赴宋营，请求罢兵议和。潘美不允，叱退来使，立即进兵马径，扎营双女山下，离广州城只有十里远近。

刘鋹见潘美不允求和，兵临城下，只得预备逃走。急取船舶十余艘，悉载金宝妃嫔，意欲浮海逃生。尚未及发，宦官乐范，先与卫兵千余名，盗船遁去。刘鋹这时没了船舶，愈加穷蹙，只得命左仆射萧淮，诣宋营乞降。潘美将萧淮送往汴京，率兵进攻广州。刘鋹欲遣弟保兴率百官出迎宋军，郭崇岳入阻道：“城内尚有精兵数万，何不背城一战？战若不胜，再行出降，也还不迟。”遂也植廷晓出兵拒战，据水列栅，

夹江布阵，以待宋军。

不一会儿，宋军渡江而来，崇岳与廷晓，出栅迎战，无奈南汉人马，都已亡魂丧胆，见了宋军，好似遇着虎豹一般，纷纷逃走，自相践踏，十死六七。植廷晓战殆于阵，郭崇岳奔回栅内，严加防守。刘鋹又遣其弟保兴前来帮同崇岳，悉力拒守。

潘美向诸将说道：“汉兵编木为栅，自谓坚固，若用火攻，必定自乱。”遂分派兵士，每人各执二炬，顺风纵火，万炬齐发，一刹那顷，烟焰蔽天，各栅尽已烧着。那些守栅的汉兵，被烟火迷了出路，不能逃走，都成了焦头烂额之鬼。郭崇岳也走投无路，葬身火窟，只有保兴逃回城中。

龚澄枢、李托二人私下商议道：“宋军远来，无非贪我金宝财帛，我若先发毁去，使之得一空城，他不能久驻，自然退去了。”乃纵起火来，把府库宫殿，一夜之间，烧成灰烬。城内放火，人皆慌乱。宋军乘乱入城，擒了刘鋹并龚澄枢、李托及宗室文武九十七人，保兴逃入民舍，亦为所获，悉数押送阙下。潘美既擒刘鋹，有内侍数百人，盛服求见。潘美道：“我奉诏伐罪，正为此辈，尚敢来见我么？”遂命一一缚住，斩首示众。

广南悉平，凡得州六十、县二百四十、户十七万。

南汉自刘隐据广南，至刘鋹而亡，凡传五主，共六十五年。当时广州有童谣道：“羊头二四白天雨。”人莫能解，至刘鋹被擒，南汉灭亡，适值辛未二月四日，识者因谓羊为未之神；白天雨者，取皇师如时雨之义；二四者，课二月四日灭南汉也。又在南汉未亡之前一年，九月八日，夜间众星皆北流，知天文者谓为刘氏归朝之兆。后人诗咏道：

妇寺盈廷召灭亡，王师如雨奏鹰扬；

羊头戾气童言兆，天上星流占不祥。

刘鋹等押送汴京，太祖御崇德门亲受南汉俘虏，当即宣旨，责问刘鋹在广州暴虐人民，横征赋税之罪。刘鋹此时，反不慌不忙，向太祖叩头说道：“臣僭位之时，年方十六，龚澄枢、李托等，皆先朝旧人，每事悉由他们作主，臣不得自专，所以臣在广州，澄枢等是国主，臣反似臣子一般，还求陛下垂怜！”太祖听了刘鋹的言语，乃命大理卿高继申，审讯龚澄枢、李托诸人，尽得奸、贪、谄、谀诸状，遂引澄枢、李托等，斩于千秋门下；特诏赦刘鋹之罪，赐袭衣冠带，器币鞍勒马，授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、右千牛卫大将军；恩赦封侯。刘鋹受封，叩首谢恩，太祖已有大第宅赐他居住；其弟保兴，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；所有萧淮以下各官员，均受职有差。潘美等凯旋

回汴，载归刘鋹私财；还有美珠四十六瓮；金帛相等，太祖仍旧给还于鋹。又有鋹亲手用美珠结成一龙，头角爪牙，无不毕具，十分巧妙，献入大内。太祖见了，叹息谓左右道：“刘鋹好工巧，习与性成，若能移治国家，何至灭亡。”左右闻言，唯唯称是。

刘鋹体质丰硕，眉目俱竦，有慧才，具口辩，故为太祖所喜，时常召赐御筵，听其谈论，以为笑乐。一日，太祖乘肩舆，从十余骑，幸讲武池，从官未集，刘鋹先至，太祖以银卮酌酒赐之。鋹在广南，群臣有不如其意者，尝以鸩酒赐饮，以毕其命；今见太祖赐以卮酒，亦疑为鸩，泣而言道：“臣承祖父基业，违抗朝廷，劳王师致讨，罪固当死。陛下不杀臣，今见太平，愿为大梁布衣，延旦夕之命，以全陛下生成之德。承赐卮酒，臣不敢饮。”太祖笑道：“你疑此酒有毒么？朕推心于人腹，安肯作此等事！”说罢，命左右取过赐刘鋹的酒，一饮而尽，复命另酌一卮赐之。刘鋹饮毕，拜谢圣恩，面上很是惭愧。

太祖却绝不介意，且加封刘鋹为卫国公，并丰刘鋹月给，增钱五万；米麦五十斛。太祖的度量，可谓卓越无比了。这却不在话下。

且说南汉已平，南唐主李煜，震恐异常，遣弟从善，诣阙上表，愿去国号，改印文为“江南国主”，

且请赐诏呼名。太祖准如所请，厚待从善，除常列赏赉之外，更赐白金五万两，作为赉仪。太祖为何这样厚待从善，除常赐之外，还要以白金五万两为赉仪呢？只因江南主李煜，曾密馈赵普银五万两。赵普不敢私相授受，据实奏闻，太祖道：“卿尽可受之，但复书答谢，少赠来使就是了。”赵普道：“人臣无私馈，亦无私受，不敢奉诏。”太祖道：“大国不宜示弱，但当令其不可测度，朕自有计，卿可无辞。”至从善入朝，所以特地赐银，仍如李煜馈赠赵普之数。

从善回国，告知李煜，君臣们都惊疑不定，深畏太祖英明，更加不敢携贰了。如今南汉已灭，只剩了江南李煜，北汉刘继元；吴越国王钱俶了。那北汉，适当西北之冲，太祖欲留了他，以挡边患，打算在诸国平定之后，方才兴师征讨。吴越国王钱俶，是个知时识势的人，久已降顺宋廷，且允不日即便入朝。

因此太祖不把这两处放在心上，一意要讨平江南，收其土地，正拟发兵。不料故周主宗训，自与其母迁居房州，已历数年，忽然一病而亡。太祖闻报，素服发丧，辍朝十日，谥以周恭帝，还葬周世宗庆陵左侧，号称顺陵。把周恭帝葬事料理清楚了，又值同平章事赵普，生出种种事情，太祖要更动宰相，无暇征讨江南。

但是赵普深得太祖信任，因甚又要调动呢？只因太祖拟发兵讨平江南，又微行去访赵普，行至相府，恰值吴越王钱俶，差人寄书于赵普，且馈赠海物十瓶，置于庑下。忽闻太祖驾临，仓猝出迎，不及将海物收藏。太祖走了进来，一眼望见，即问瓶中何物？赵普料知难以隐瞒，遂据实奏道：“乃系吴越王钱俶，馈臣的海物。”太祖道：“海物必佳，何不取出一尝。”赵普不敢逆旨，便取出瓶启封，揭开一看，哪里是什么海物！瓶内满满贮着瓜子金，黄光灿然，耀眼生辉，此时把个赵普弄得手足无措，局促不安，只得顿首奏道：“臣尚未发书，实不知内中都是黄金，乃据来人所言，故以海物启奏陛下，尚乞恕罪！”太祖叹道：“你也不妨受了此物，他的来意，以为国家大事，都由你书生作主，所以格外厚赠的。”说罢此言，也不和他商议事情，径自回宫去了。赵普匆匆拜送，心内十分懊丧，唯恐太祖降罪，惴惴不安了好几日，后来见太祖恩礼未衰，方才把心放下。

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赵普因建造第宅，命亲吏往秦陇间购取巨木，编成大筏，运至汴京，以备材料。那亲吏乘便多办若干，转鬻于人，借博厚利。其时有诏禁止私运秦陇大木，往来贩卖。赵普暗地命人往购，已属违旨，贩卖渔利，尤为不法，早为三司

使赵玘查出隐情，当将此事奏闻。太祖大怒道：“贪得无厌至于如此，何以表率百僚，治理天下。”遂命翰林学士承旨，拟定诏书，即日驱逐赵普，幸得故相王溥，竭力解救，才得停止未发。后因翰林学士卢多逊与赵普不协，召对之时，常常在太祖面前陈说赵普的过失。太祖心下更加不悦！看待赵普，益觉疏失。赵普心不自安，上疏请罢政事。太祖下诏，调普外任，命为河阳三城节度使，卢多逊遂得擢为参知政事。

多逊的父亲，叫做卢亿，曾经作过少尹，已致仕在家，闻得多逊讪赵普之短，取得参知政事，不禁长叹道：“赵普是开国元勋，小子无知，轻诋先辈，日后恐难免祸。我得早死，不致亲见就是侥幸了。”果然不多几时，卢亿便以忧抑而死，多逊丁艰去职，奉诏起复，遂即入朝视事，深得太祖的信任。太祖把内事料理既毕，便要处置江南了。先降诏给李煜，召他入朝。李煜奉了诏书，深恐入宫被留，托疾固辞。太祖见李煜不肯奉诏，且闻他阴修战略，意在抵抗王师，便决意兴兵进讨江南了。

但是江南李氏的历史，书中未曾叙过，现在太祖要兴师南下，我却不能不叙述一番，使之略有头绪。那江南国号本名南唐，唐主李昇，初为徐温养子，冒姓徐氏，名知诰。后来徐温被逼禅位，昇乃僭号于金

陵，称为大齐皇帝，改元升元。嗣因江西杨化为李，洪州李生连理，李昇以为树木呈奇，乃是祥瑞，遂谓群臣道：“朕系出唐宗室建王恪之后，今当复姓为李，国号曰唐。”群臣皆贺，李昇大悦！乃祀圜丘，太史上奏，月延三刻，实是维新鼎命之应。李昇遂庆贺为瑞，赐文武宴于殿内，极水陆之珍，擅山海之奇，所有肴饌，人皆莫识，其食味中有鹭鸶饼、天喜饼、驼蹄馐、密云饼、铛糟炙、珑璁昇、红头签、五色馄饨、子母馒头等，不下数十余品。真是奇珍美味，令人食之，齿颊生香，三日不绝。但李昇宴集群臣，虽然异常丰盛，平日自奉，却甚俭朴，衣服必经浣濯，宫人不曳罗绮，寝殿中夜间所燃之烛，不用脂蜡，灌以乌柏子，燃而取亮。案上捧烛的铁人，高约五尺，还是吴太祖杨行密马厩中所用之物。李昇以为弃之可惜，取为烛台，号曰“金奴”。一日黄昏时候，在宫内夜宴，急须点烛，因呼：“小黄门，掇过朕的金奴来。”其俭朴如此。后人有宫词咏之道：

木再呈奇月再延，维新鼎命百灵骈；

内家从识驼蹄昇，夜捧金奴侍御筵。

李昇在位，七年而卒，其长子李景嗣立。李景原名景通，即位后，改名为璟；后因臣服于周世宗，避周庙讳，复改为景。

璟对于兄弟，备极友爱，以弟景遂为元帅，封太弟，居东宫。

景达封齐王，为副元帅。景暹封江王，就李昇枢前，立盟约，日后传位太弟，誓必兄弟相继，所有中外庶政，也一切委于太弟景遂参决。

每逢游宴出处，均与诸弟相偕。尝值元旦日大雪，李昇见六出纷飞，树顶枝头，浑如积玉，阶前砌畔，宛似堆银，身处其间，不啻琼宫见阙。遂道：“如此雪景，何不开宴赏之。”即召太弟景遂，齐王景达，江王景暹，与文武大臣，登楼赐筵。

刹时之间，歌舞齐陈，酒肴迭上，李璟命群臣开怀畅饮，今日须要极尽欢娱，不醉不休。酒至半酣，李璟略有醉意，兴致翩翩，遂召歌者王感化，亲题《浣溪沙》词二阙，命之歌以侑酒。

感化接过词来，就在当筵，按谱合调，歌将起来，真个字字铿锵，声声入拍，十分可听。其词道：

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！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，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栏干。

王感化歌罢第一阙，群臣听了，一齐称扬道：“陛下所填之词，真是锦心绣口，情韵俱佳，那第二阙一定是更妙的了。”

遂又听感化歌第二阕道：

手卷真珠上玉钩，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！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暗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三峡暮，接天流。

感化歌喉抑扬，清振林木。李璟不胜欣悦！命遍席皆换大杯，须得痛饮一场，赏此新曲，方不负感化的檀板轻歌也。群臣不敢逆旨，共换大杯，欢呼畅饮。太弟景遂，又与群臣各赋一诗，以记今日之盛。李璟大悦！直饮至夜深方才散席。

次日太弟景遂，率文武臣僚，入内谢宴。行礼即毕，李璟开言说道：“昨日之宴，君臣兄弟共聚一堂，真乃升平盛事，宜将所咏诗章，装订成册，并绘一图，以传后世，使知我君臣同乐，兄弟友爱不比寻常。卿等以为如何？”景遂奏道：“陛下之意甚善！倘得绘成图画。臣等亦可追随陛下，共传万世了。”

李璟立即传谕，将昨日所咏诗篇，汇集起来，谓徐铉道：“此编序文，须仗卿生花妙笔，始可传后。”徐铉顿首奉命，遂为前后序文。李璟又召精于绘画者，合成一图，图中一切布景皆令各名手分别担任；如李璟御容，由高冲古担任；太弟以下侍臣，法部丝竹，由周文矩担任；楼阁客殿，由朱澄担任，雪竹寒林，由董元担任；池沼禽鱼，由徐崇嗣担任，诸人殚心竭

虑，各献所长，精绘成图，曲尽一时之妙。李璟见了这图，好生欢喜！遂命装裱好了，珍藏内府，时时赏玩。

李璟初嗣位时，承李昇恭俭朴素之余，又值中原多故，卢文进、李金全、皇甫晖等，皆归于南唐。于是跨据江淮三十余州之地，擅鱼盐之利，府库充盈，物力丰厚。李璟又复春秋鼎盛，处在江南繁华地方，自恃国富兵强，便慢慢的骄奢淫逸起来。后宫佳丽满前，罗绮如栉，游玩宴赏，竟无虚夕走马击球，通宵达旦；再加子弟们如从嘉、从冀、从谦辈，少年性情，争奇斗异，狗马声色，内宠宴私，盛极一时。那从嘉便是后主李煜，从冀乃李璟长子，太弟景遂歿后，李璟即立为太子，不久亦亡。惟有那从谦，年纪最小，生性聪慧，相貌清俊，深得李璟爱怜，封为宜春王，听其出入宫禁，绝不拘束。从谦上恃李璟的宠爱，下仗自己相貌美秀，日日在妃嫔队里跑来走去，少不得沾花惹草，和一班妃嫔，谑浪笑傲，无所不至。

那些妃嫔，虽得李璟临幸，但是六宫之中，春色如海，雨露哪能遍及。这些妃嫔，正在盛年，春花秋月，未免有情，长夜迢迢，凄凉难耐。忽见宜春王从谦生得风流蕴藉，性情温和，对于妇女面上，更是细腻熨贴，宛转随人。那妃嫔们见了宜春王，没有一个